

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古

C40

4514

111

丁翁上座請大歲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攝頌曰

泄觸鄙供媒

小房大寺謗 片似破僧事

隨從汗慢語

故泄精學處第一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
鄒陀夷常所作事若在聚落村坊寺內止住之處晨
朝早起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方向房外淨

洗手足嚼齒木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或
村坊內次行乞食然不善護身根不住正念既得食
已遂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便入房中以自
消息若彼欲意現在前時卽手執生支泄精取樂時
有衆多苾芻看行房舍遂至鄔陀夷所住之處共相
慰問在一面坐時諸苾芻問鄔陀夷曰具壽堪忍衆
事無諸煩惱安樂行不不以乞食爲勞苦也卽報諸
苾芻曰我今堪忍衆事無有煩惱乞食易得安樂而
住諸人問曰何意具壽堪忍衆事得無憂惱安樂而
住耶鄔陀夷曰具壽知不我之常業若在聚落村坊

寺內止住之處於晨朝早起灑掃庭宇廣說如前乃
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由此因緣得除熱惱安樂而
住不不以乞食爲苦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喜不嫌捨
之而去徃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白
佛佛以此緣觀二事故集苾芻衆云何爲二一者欲
令我諸聲聞弟子知所作事是非法故二者由此爲
緣我欲爲諸聲聞制學處故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
至廣說爾時世尊知時而問鄔陀夷曰汝實作如
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以種種訶責言汝所爲
非沙門非隨順法非清淨行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云

何癡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聞說離食瞋
癡心慧解脫微妙之法而汝作斯不善之事癡人寧
以手執可畏黑蛇不以染心自捉生支故泄不淨云
何汝癡人以其兩手受彼信心婆羅門諸長者等所
施飯食云何以手作此非法將爲安樂世尊作此種
種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爲諸聲
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若復苾芻故
泄精者僧伽伐尸沙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
時有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各生追悔心不安樂共
相謂曰仁今知不世尊爲諸苾芻於毗奈耶制其學

處若苾芻以故心泄精者得僧伽伐尸沙我等睡時
夢中泄精于時有泄精想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
耶宜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具陳其事如彼所說我
當奉持時諸苾芻卽便共詣阿難陀所到已白言具
壽阿難陀知不如佛世尊爲諸聲聞於毗奈耶制其
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我等於睡夢
中泄精皆有想心咸生追悔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
沙耶由此故來請問大德如所陳說我當持之時阿
難陀聞此語已將諸苾芻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
面坐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故泄精得僧伽伐尸沙此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彼諸具壽咸生追悔將非我犯僧殘罪耶不知諸苾芻爲犯不犯世尊告阿難陀曰彼諸苾芻想心緣慮我不云無然在夢中非是實事應除夢中爾時世尊讚能持戒者讚敬重戒者爲諸苾芻說隨順法令於善品得增長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今是隨開是故我今爲諸苾芻於毗奈耶重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故心泄精除夢中僧伽伐尸沙苾芻義如上故心者謂故作意泄者謂精正流泄移其本處精有五種謂青黃赤厚薄此中青者謂

是輪王及輪王長子受灌頂法其精俱青所餘諸子其色皆黃輪印大臣其色皆赤已長成人其精厚未長成人其精薄若人被女欲所傷若擔重物或涉長途或身根損壞如斯等類容有五精除夢中者若在夢中無犯僧伽者若犯此罪應依僧伽而行其法及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別人阿伐尸沙者是餘殘義若苾芻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無有餘殘不得共住此十三法苾芻雖犯而有餘殘是可治故名曰僧殘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五事別一爲樂故二爲呪故三爲種子故四爲藥故五爲自試故云何爲

樂若苾芻爲泄精樂故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
發動生支而泄精受樂者得僧伽伐尸沙雖加方便
若精不泄得宰吐羅底也如是若爲搖動生支樂故
而故泄精或爲摩觸捉搦樂故而故泄精或爲出生
支頭樂故而故泄精得罪輕重廣如上說如爲樂既
爾若爲呪爲求種子爲藥或爲試力而泄精者得罪
輕重如上若苾芻爲樂故欲出青精於內色處有染
欲心起方便而泄其精或求黃赤厚薄等得罪如上
內色既爾外色亦然攝頌曰

若舞及於空 精動身中泄 指摩出時樂

染意量生支 或時染心視 或逆流順流

及逆風順風 應知罪輕重

若苾芻因作舞時泄精者得吐羅罪若精不泄得惡
作罪若苾芻故於空中搖膀而泄精者得宰吐羅底
也若精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精戰動時遂便攝
意而精泄者得宰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
精已泄尚在身中而加方便使精泄者得宰吐羅底
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受他指身因而精泄
者得宰吐羅底也若有染心而不泄者得惡作罪若
苾芻量生支作心受樂因而精泄者得宰吐羅底也

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捺心觀視生支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捺欲心以已生支逆流而持得宰吐羅底也若順流而持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捺欲心以生支逆風而持得宰吐羅底也若順風持得惡作罪無犯者若走若跳戲若浮若越坑塹欄楯若行觸髀觸衣若入浴室若憶故二若見可愛之色或搔疥癢無受樂心而精流泄斯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觸女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共相

告曰我等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往經過爲說法要有論議者我當折伏令名稱遠聞衆所欽仰此六衆苾芻於六大城所有氏族種類及諸工巧名諱差別無處不知無人不知時具壽鄔陀夷於晨朝時嚼齒木被僧伽胝禮窣覲波已於逝多門外經行遊適此城常法若婆羅門居士居士婦共出都城往芳林內周徧遊觀持諸華果入逝多林禮世尊足并諸大德時有衆多居士居士婦至逝多林鄔陀夷見已作如是言善來姊妹猶如初月時一現耳諸女答曰大德如世尊說若人

居在八無暇中於清淨行無容修習我之女身多諸障難鎮營家業復是第九無容暇事時鄔陀夷聞是語已報語女曰汝豈不聞

昔有婆竭王 廣營衆事業 所作事未畢
其命已終亡 汝等營家業 其事無竟時
死是人共嫌 寧知忽來至

諸女聞已答言大德我緣此故來入寺中禮世尊足并諸上座大德苾芻鄔陀夷曰善來姊妹如世尊說以不堅身而求堅法汝等來入寺中隨喜禮拜實爲善事汝等於此寺中頗請苾芻爲引導人指授房舍

及塔廟不諸女報曰大德豈我手執明炬而更求燈燭今捨大德別請餘人爲引導耶時鄔陀夷便作是念若我爲其指授房舍廢修善品若不指授交有所闕入城乞食誰當見與雖廢正修宜應指授便灑手足卽執香率引導而進說伽他曰

若人以真金 日施百千兩 不如暫入寺
誠心一禮塔

姊妹此是如來所居香殿然佛世尊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道陷沒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

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
善根者令其增長安人天路能盡苦際趣涅槃城時
鄒陀夷說伽他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以大悲心

偏於生死內 常隨所化者 如母牛憐犢

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作師子吼
覺悟羣迷汝應至心禮敬尊足

次至餘房而告之曰此是上座阿若憍陳如所住之

房諸妹然此世間盲冥無識既罕將導長夜輪廻爾
時世尊初成正覺以妙智藥爲開法眼三轉法輪令
其啓悟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最爲上首耆年宿德善
修梵行受持法衣此爲初首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迦葉波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大婆
羅門勝妙之族捨九百九十九具犂牛二百餘碩碎
金大麥六十億金錢有十八封邑僕使傭人有十六
聚落與易商估妻名迦畢梨身如金色儀容美麗無
與等者如此衆事並皆棄捨如捐洩唾於後夜時捨
百千上服著麤毼僧伽胝歸佛出家住於林藪假使

狂象舉目視之便捨狂醉少欲知足修杜多行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威德尊重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舍利子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貴族婆羅門子捨俗出家年始十六諦精聲明經心悟解諸外論者並皆摧伏如世尊說

一切世間智 惟除於如來 不及身子智

十六分之一 一切人天智 皆如舍利子不及如來智 十六分之一

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有大智慧具足辯才最爲第一

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目乾連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輔國大臣婆羅門子捨貴勝位而爲出家有大神力能以足指動帝釋宮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有大威德具大神通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尼盧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堂弟亦捨貴位隨佛出家有大力曾有商主於大海中遭遇厄難稱其名字船得安隱不損珍財還到故居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得淨天眼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堂弟
捨俗出家於世尊所親奉供侍雖經長夜無勞倦心
大智聰明聖所稱歎如來所說一切經典聞悉能受
如瓶瀉水置之異器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多聞總持
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親弟捨
俗出家若不出家爲轉輪王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善
護諸根能防外境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具壽羅怛羅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之子
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當爲轉輪王於大師衆弟子之

中愛重學處奉持無失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
足

次至難陀邬波難陀阿說迦補捺婆素迦闍陀所住
之房此是我房汝當觀禮既觀看已命之令坐其邬
陀夷是姪染行於其房中瑩飾莊嚴壁皆彩畫以氎
綿褥安在臥牀諸妙箱篋用貯資具於机案上著香
水瓶并諸杓器時邬陀夷告諸女曰姊妹爲先食小
食爲飲蜜漿諸女報曰大德豈有河水而逆流耶理
應我等先有供養寧容返受大德施耶善哉聖者我
有所須幸當見施即便問曰爾何所須諸女報曰未

會聞法願爲我說鄔陀夷曰善哉姊妹如世尊說於諸世間有其六事希有難遇云何爲六一諸佛出世難可逢遇二如來所說微妙法律難可得聞三人身難得四中國難生五諸根難具六信心難發姊妹此是難事汝已得之當起信心如親對佛坐聽法要我當爲說是時諸女卽便禮敬鄔陀夷足在一面坐專心聽法時鄔陀夷卽爲說法隨所說法便生染心猶如呪師不善呪術呪鬼病者隨所呪時被鬼所打其鄔陀夷亦復如是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旣生從座而起卽便以手摩觸女身時諸女中有相愛者染

言調戲身手相觸若不愛者卽出房外徐步簷廊共生嫌賤作譏議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返生恐怖我等昔日謂此僧房安隱涅槃離惱無礙然更於此有諸災患恐怖憂惱彼譏嫌時苾芻聞已問言姊妹汝嫌罵誰答言我罵仁等報言我作何事令汝生嫌答言我等昔來雖遭賊處及猖狂人不聞鄙語如鄔陀夷所說我之身體雖被夫主時有摩觸未如鄔陀夷強見凌逼若我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聞者乃至不聽我等望逝多林況入園中而伸禮敬諸苾芻報曰姊妹彼苾芻具持禁戒是大臣子而性多愛

欲作此方便用暢染心女人答言聖者如牛角雖利豈可及破自腹耶設有染心寧得自虧梵行諸苾芻曰姊妹且住我當遮止答言聖者若爲遮止深是善哉若不遮者我等終不以足重來遊踐逝多園林苾芻報曰我共遮止不使更然時諸女人共嫌而去時具壽鄔陀夷便行笑出房諸苾芻見而問曰大德鄔陀夷所爲鄙媒汙辱沙門何意恣情更爲歡笑鄔陀夷報曰我作何事我豈飲酒噉蒜何疑不作報曰我作何重之事汝尚爲之飲酒噉蒜不作報曰我作何事諸苾芻曰此婆羅門居士婦女譏罵而去豈非過

耶報曰汝等但解執持黑鉢巡家乞求慳嫉纏心日見增甚乃至不能爲他說四句法見他演說更起嫉嫌諸苾芻曰我觀具壽雖數爲說曾無一人能見諦者報曰且令根熟漸入諦門諸苾芻有少欲者皆共譏嫌而訶責曰云何苾芻所作非理應懷恥愧翻起貢高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諸苾芻知而故問汝鄔陀夷實作如是鄙惡事耶白言實爾佛言汝所爲非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所不應爲爾時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我觀十利乃至我今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染纏心與女人身相觸若捉手若捉臂
若捉髮若觸一一身分作受樂心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或復餘類以染纏心者有是
染心而非纏心有是纏非染或俱有俱無云何染而
非纏謂有染心非極染心現在前時云何纏而非染
謂心緣外境有所繫著未起染心云何染纏俱心謂
有染心極染心貪求前境心有繫著云何染纏俱非
謂除前相女人者若婦若童女堪行欲事身相觸者
謂以身就身作摩觸事捉手者謂腕已前捉臂者謂
腕已後捉髮者謂是頭髮及相繫縷帶一一身分者

謂諸支節作受樂心者情受欲樂僧伽伐尸沙者廣
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云何爲九謂
觸極觸憑捉牽曳上下徧抱云何爲觸若苾芻以染
纏心共堪行姪女人故觸彼頭無有衣隔得僧伽伐
尸沙有衣隔者得穿吐羅底也如頭旣爾若觸肩背
齋脇乃至足指有衣無衣皆如上說如觸旣爾極觸
憑捉亦復如是云何爲牽若苾芻以染纏心捉堪行
姪女從遠牽至近從近推令遠得罪同前云何爲曳
謂苾芻捉女人從右畔曳向左邊或從左邊曳向右
畔或從足至頭或從頭向足云何爲上謂捉女人從

地舉上過於足指若無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足指既爾若過脛膝及餘身分乃至于頂若舉上牀座若象馬車轆或上樓閣若苾芻有染纏心而受觸樂作快意想隨以身分觸著之時若無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是名舉上云何爲下若苾芻捉堪行姪女從樓閣上擎令向下或至象馬車乘牀座之上擎下乃至足指著地得罪同前是名爲下云何徧抱若苾芻於堪行姪女人以手捉搦其項乃至足指隨觸身分得罪同前凡觸女身若是堪行姪者無衣隔時得根本罪有衣得方便罪若不堪

者無衣得麤罪有衣得惡作若苾芻以染纏心觸男黃門堪行姪者無衣麤罪有衣惡作若無堪者有衣無衣俱得惡作若觸傍生堪與無堪並得惡作若無染心觸母女姊妹並皆無犯若見女人被水所漂或時自縊或噉毒藥等爲救濟時觸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說鄙惡語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鄢陀夷苾芻緣起同前乃至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既生便對女人說麤惡語謂是鄙惡姪欲相應猶如夫妻論說俗

事時諸女中有相愛者鄙言調戲身相拊拍若不愛者便出房外作譏嫌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返生恐怖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洙纏心共女人作鄙惡不軌姪欲相應語如夫妻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或復餘類以洙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鄙惡語者有其二種一是波羅市迦因起二是僧伽伐尸沙因起云何名此爲鄙惡語答有自性鄙故因起鄙故惡者謂罪過也謂說姪欲交會之言

如夫妻者猶如夫婦說非法語僧伽伐尸沙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謂善說惡說直乞方便乞直問曲問引事讚歎瞋罵云何善說若苾芻以洙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與葉婆合說者得宰吐羅底也是名善說云何惡說若苾芻以洙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瘡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與葉婆合者得

率吐羅底也是名惡說

葉婆者正目西方說男女交合不軌之言若准此方音者

言多鄙嫗又復方音隨處不定故存本字然西方教授說此言時亦不全道以鄙惡故但云葉字婆字耳

云何直乞謂若苾芻乃至作如是語姊妹來共我作如是如是事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率吐羅底也是名直乞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必爲男所愛重汝若共我作如是事我今亦當憐愛於汝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率吐羅底也是名方便乞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

男子必爲女人之所愛念我今共汝作如是事汝能於我生憐愛不餘並同前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人必爲男子所愛我今愛汝汝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我先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衆聚集共諸女人噉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彼女人作如是語若姊妹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汝作如是事餘並同前云何讚歎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語姊

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事彼得是樂及受天樂我亦共汝作如是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云何瞋罵謂若苾芻以洙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汝應共蛇及驢畜等作姪欲事作斯罵辱若與葉婆合說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牽吐羅吐羅底也是名瞋罵如前苾芻對婦童女說其九事若婦童女是堪者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苾芻聞是說已以洙纏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牽吐羅

底也是名善說云何惡說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餘如上說云何直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來共我作如是如是事餘如上說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如是事此男必爲女所愛重仁若共我作如是如是事我今亦當極相憐愛餘如上說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如是事此女人必爲男子之所愛念我今共仁作如是事能於我

生憐愛不餘如前說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是
語聖者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爲女
人所愛我今愛仁仁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
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我曾於
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衆聚集共諸男子噉美妙食
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
共諸男子作如是事若聖者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
仁作如是如是事餘並同前云何讚歎乃至作如是
語聖者若有女人共仁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
樂我亦共仁作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

前云何瞋罵謂是堪行姪女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
如是語汝應共驢畜等作姪欲事作斯罵辱若苾芻
以涂愛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
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宰吐羅
底也若無力女者得宰吐羅底也若男子半擇迦堪
行姪得宰吐羅底也不堪者得惡作若傍生趣有力
無力皆惡作罪無犯者若說葉縛言也或說葉摩
尼言也若於方國雖說鄙惡言然非所諱者皆非
是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索供養學處第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
常所作事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看守而
住時鄔陀夷見諸人衆來入寺中卽便引導指授房
舍禮佛及僧廣說如前乃至爲女說法自讚其身姊
妹此是第一供養中最如我相似持戒修善應以姪
欲法而爲供養說此語時於女人中情相許者卽便
歡笑其不樂者出譏嫌言廣說如前諸苾芻聞已訶
責便往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乃至爲諸苾芻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染纏心於女人前自
歎身言姊妹若苾芻與我相似具足尸羅有勝善法

修梵行者可持此姪欲法而供養之若苾芻如是語
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復更有餘如是等類以染纏
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
善惡言能解其義謂歎自身求索供養言姊妹等此
是供養中勝者謂是第一也與我相似者自指其身
具足尸羅者謂具戒蘊有勝善法者謂具定蘊言梵
行者謂具慧蘊言將此姪欲法者此中法言目其非
法將此姪欲非餘事也姪欲者謂不淨行餘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十八事謂最勝殊妙賢善應

對不堪者得惡作罪若對傍生類有力無力皆惟惡作又無犯者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音釋

噤

在爵切

啞

也

宰

蘇骨切

搦

毗角切

指

皆切

膝

苦化切

跳

田聊切

越

他弔切

塹

七艷切

楯

堅尹切

髀

股間也

也

搔

蘇牢切

膜

莫各切

湊

他計切

唾

吐卧切

篋

苦協切

机

居矣切

媒

先結切

蒜

蘇貫切

腕

烏貫切

綬

子紅切

也

憑

依也

齋

徂奚切

喘

市亮切

脛

下頂切

膝

息切

節

也

縊

於計切

經

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媒嫁學處第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黑鹿子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妄語不飲諸酒於此城中多有知識婆羅門居士得意之處若彼家中有女長成堪行婚娶者便問黑鹿子言汝知某家有童男不報言知有彼復問言彼之童子策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少令

作務不若黑鹿子報云彼雖有男性多懶惰不營家業不能令其妻子安樂衣食無置聞此語時卽不娉與若其報云彼家童子策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聞此語時卽便娉與若求婦者問黑鹿子曰仁知彼家有女娉不報言知有彼卽問言彼之童女策勤無惰能營家業不若言不能卽不娶其女若言能者便娉婚姻若人嫁女至彼夫家不稱女意是時女族於黑鹿子卽便嫌罵作如是說我與黑鹿子得意相知親友之處遣作媒娉翻令我女獲此艱辛所求衣食不能充濟若向夫家衣食充

足女不營勞於黑鹿子卽便稱讚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其婦不勤家事不稱夫心於黑鹿子卽便同前廣生嫌罵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孝養恭勤能辦家業夫妻相順於黑鹿子卽便同前廣生稱讚時黑鹿子於室羅伐城美惡聲譽俱時彰顯後於他日黑鹿子於三寶中倍生敬信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旣出家已還復如前於其親友廣行媒嫁其黑鹿子再於城中善惡聲出此但緣起然世尊尚未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爾時六衆苾芻亦行媒嫁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乃至男女私通亦爲媾合

時外道等咸作譏嫌仁等應知此沙門釋子作不應
作亦行媒嫁與我何殊誰復能持朝中飲食施此禿
頭沙門釋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卽
以此緣集諸苾芻知而故問告六衆曰汝實持男意
語女持女意語男及以私通爲媒嫁事耶曰言是實
爾時世尊訶責六衆苾芻曰汝非沙門非隨順非清
淨行非善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是時世尊種種
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媒嫁事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若爲

成婦及私通事乃至須臾頃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黑鹿子及六衆苾芻餘義如上言媒
嫁者謂爲使往還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者謂持
彼此男女之意更相告知若爲成婦及私通事者有
七種婦十種私通云何七種婦謂水授財娉王旗自
樂衣食共活須臾攝頌曰

七婦謂水授 財娉王旗得 自樂衣食住

共活及須臾

水授婦者謂不取財物女之父母以水澍彼女夫手
中而告曰我今此女與汝爲妻汝當善自防護勿令

律
他人輒有欺犯是名水授婦財娉者謂得財物以女授之如上廣說是名財娉婦王旗婦者如制帝利灌頂大王嚴整兵旗伐不臣國旣戰勝已而宣令曰隨意所獲女任充妻室此由王旗力獲女爲妻妾又若有人自爲賊主打破村城獲女爲婦是名王旗婦自樂婦者若女童女自行詣彼得意男處告言我今樂與仁爲妻彼便攝受是名自樂婦衣食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子處告曰汝當給我衣食我當與汝爲妻是名衣食婦共活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處告言我所有財及汝財物併在一處共爲活命是名共活婦

須臾婦者謂是暫時而爲婦事是名須臾婦云何十種私通謂爲十人所護父護母護兄弟護姊妹護大公護大家護親護種護族護王法護攝頌曰

十護謂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大公與大家

親種族王法

云何父護若女人其夫身死或被禁縛或時逃叛其父防護是名父護母護亦爾云何兄弟護若女人父母及夫並皆亡沒或時散失至兄弟家而爲住止兄弟衛護是名兄弟護姊妹亦然云何大公護若女人父母宗親並皆亡沒其夫疾患或復癲狂流移散失

依大公住大公告曰新婦汝可歡懷於我邊住我隣
念汝如觀已子大公卽便如法守護是名大公護大
家護亦然云何親護從七祖已來所有眷屬並名爲
親過此非親若女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並皆亡沒
或癲狂等或流離他土便於餘親依止而住名爲親
護云何種護謂婆羅門刹帝利薜舍戍達羅女依種
而住名爲種護云何族護謂於婆羅門等中有別氏
族如頗羅墮社高妾婆蹉等女由此護名爲族護云
何王法護若女人親族並無唯有一身由王法故無
人敢欺是名王法護又有法護者若有女人孀居守

節潔行貞心人不欺犯是名法護僧伽伐尸沙者義
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前諸婦離別之狀有其
七種攝頌曰

正鬪及已鬪 折草投三瓦 依法非我妻

普告多人語

云何爲七一正鬪卽離二鬪後方離三折草三段離
四三方擲瓦離五依法對親離六言非我婦離七普
告衆人離若苾芻見他俗人於初三婦因鬪諍等作
離別時若作初離和之令合得一惡作若作第二離
和之得二惡作若作第三離和之得三惡作若作第

四第五第六離和之如次得一二三麤罪若作第七離和得僧殘若餘之四婦及十私通於七種離中隨一離別若苾芻更重和合者皆得僧殘罪攝頌曰

自受從使受 二苾芻四儀 前後相隨行

尊卑緣及事

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自還報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遣使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遣使還報或於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

使邊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或於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苾芻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二俱還報俱得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皆不還報二俱二麤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俱不往語俱不還報二俱一麤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汝傳我意往語還報依言作者二俱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但往語不還報一便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其不

還報者得二麤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不往語亦不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罪其不往語不還報者得一麤罪若一苾芻共一男子一女人同路而去若彼男子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此女人作如是語汝能與此男子爲婦或暫時共住不或復女人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此男子作如是語汝能與此女人爲夫或暫時共住不若此苾芻受此言已卽便爲語還報得僧殘如行旣爾立及坐臥准此應知如是若二苾芻二男二女若三苾芻三男三女等乃至廣說得僧殘罪若二苾芻一前行一隨行前行者自受

語往語還報前行者得僧殘隨行者無犯若前行苾芻自受語遣隨行苾芻往語得實已前行苾芻自還報前行苾芻得二麤罪隨行苾芻得一麤罪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前行苾芻自往語遣隨行苾芻遠報前行苾芻得二麤罪隨行苾芻得一麤罪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已遣隨行苾芻往語還報隨行苾芻得二麤罪前行苾芻得一麤罪如前行苾芻隨行苾芻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如是應知隨行苾芻遣前行者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准說應知有二家長者一自在一不自在言自在者是爲主義於自男女取與隨情若往

[illegible]

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麤罪一惡作
必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三
惡作必芻復有三緣爲媒嫁事雖受得三不以言報
亦成媒事云何爲三一期處二定時三現相何謂期
處告彼人云若見我在某園中或某天祠或衆人集
處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各期處云何定時若於小
食時或於中時或於晡時見我汝則當知其事成就
是各定時云何現相若見我新剃髮或著新大衣或
執錫杖或時持鉢盛滿酥油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
各現相是爲三緣雖受得言不以言報亦成媒事復

有三事爲使之時亦成媒事云何爲三一言二書三手印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書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書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

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手印有五差別如於言兼書印有二五不同如是於書兼言手印於手印兼言書及言書手印更互相兼應爲廣說若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如是語此女長成何不出適此男既大何不取妻者皆惡作罪若言此女何不往夫家若云此男何不向婦舍亦皆得惡作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違逆言皆得惡作若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小房學處第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衆多苾芻廣造房舍或嫌太長太短或嫌寬狹或復朽故不堪修理悉皆棄捨更造新屋自作使人多有營務便廢習誦妨礙思惟復從長者居士數數乞求草木車乘及管作人惱諸施主時具壽摩訶迦葉波在此城邊阿蘭若處住聞諸苾芻多造房舍乃至惱諸施主聞是事已往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聞有衆多苾芻多造房舍或嫌廣狹復更造新妨修善品乃至惱諸施主如前具白唯願世尊爲哀愍故教

諸苾芻造房舍法式爾時世尊聞具壽迦葉波說是語已默然而許時迦葉波知佛許已禮足而去時迦葉波至夜曉已爲欲將護同梵行者故執持衣鉢遊行人間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諸苾芻乃至問言汝諸苾芻汝實造諸房舍或嫌寬狹廣作營爲乃至惱諸施主諸苾芻言實爾世尊爾時世尊種種訶責多欲無厭難滿難養讚歎少欲知足易滿易養趣得供身修杜多行威儀齊整稱量而受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爲諸苾芻於毗奈耶中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作小房無主爲已作當應量作此中
量者長佛十二張手廣七張手是苾芻應將苾芻衆
往觀處所彼苾芻衆應觀處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
處有進趣處若苾芻於不應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
進趣處自乞作房無主自爲已不將諸苾芻往觀處
所於如是處過量作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此法中人餘義如自上乞者自乞
草木求覓車乘及以人功小房者得於其中容四威
儀謂行住坐臥作者或自作或使人作無主者謂無
男女或半擇迦等爲其施主爲已作者謂爲自身當

應量作此中量者長佛十二張手佛者謂是大師此
一張手當中人三張手十二張手長中人十八肘廣
七張手謂寬中人十肘半是苾芻者謂造房人應將
苾芻衆往觀處等者若不先自觀察不應卽將諸苾
芻往若自觀處所有蛇蠍蟲蟻等爲窟穴處是名不
淨不應求法若清淨者次當觀察所住之處若近王
家及以天祠或長者宅外道家苾芻尼寺或有好樹
須伐是名有諍競不應求法若無此患於其四邊下
至一尋容得往來亦須觀察若有河井或臨崖坎是
名無進趣不應求法若處清淨無諍競有進趣者彼

苾芻應往寺中敷座鳴椎先以言白衆集已於大眾
中脫華屣偏露右肩隨其大小致敬已於上座前蹲
踞而住合掌作是言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
於造房處已觀察清淨我某甲營作苾芻於清淨處
欲造小房求僧聽許唯願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
苾芻於清淨處造房慈愍故如是至三時諸苾芻不
應信彼苾芻言不往觀察諸苾芻應共往觀察或時
衆僧令可信者衆多苾芻往看房處若有如前不清
淨有諍競無進趣處不應許作若處清淨無諸妨難
者彼苾芻應歸住處如法集僧已於上座前蹲踞而

住作如是語大德僧伽聽彼某甲營作苾芻造小房
處我等親已觀察處所清淨無諸妨難僧伽今可知
時次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觀知清淨
此營作苾芻於造房處事皆應法清淨今從僧伽乞
聽許若僧伽時至應聽許僧伽今與營作苾芻某甲
於應法清淨處許作房舍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
爲若彼苾芻旣衆許已隨意當作勿致疑惑言僧伽
伐尸沙者此罪依僧而得除滅乃至出罪非依別人
無殘有殘已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

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作使人作小房時於此三中隨有一過皆得宰吐羅底也若僧不許而作者亦宰吐羅底也若過量作者亦宰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有苾芻徃餘苾芻處作如是語仁當爲我於無諍競有進趣處求僧聽許勿令過量造作小房時彼苾芻爲作小房於有諍競處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聽許或過量作彼營作苾芻皆得宰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芻徃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今作房極是善好如我所教不相違背若有少闕草

本泥等我當供給若於有諍處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聽許或時過量二人皆得宰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二人俱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芻至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今作房極爲不善如我所言皆相違背有所闕少皆不供給其營作人如前得罪彼苾芻無犯若得先成屋及舊受用房或修營舊室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學處第七

佛在憍閃毗瞿師羅園時六衆苾芻於他寺中止住之時常起嫌賤是時難陀語鄔波難陀曰當觀此寺

棟宇傾圮牆壁崩毀猶如象舍不可停居時諸苾芻聞而告曰諸具壽仁等惟知住他舊寺自無功力能安片石及造小庵而復留言譏嫌他事是時六衆互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極被黑鉢者之所輕賤我等宜應別造餘寺令黑鉢者曾所不見復相告曰我等若皆共營作者彼黑鉢人得我瑕隙便作是語六衆苾芻並皆營作如傭力人致令我等乞食之時人見輕賤我今宜應於自衆內差請一人聰明利智善識機宜能以細針引入麤杵少作言說多獲珍財者我當請作授事之人鄔波難陀報言極善然我衆

內誰是聰明智善識機宜聖者闍陀卽其人也我等宜應共詣其所旣俱至已而白之曰具壽闍陀仁今知不卽具以上事次第告知惟有大德智慧辯才善識機宜堪充知事闍陀告曰善哉善哉此大福田自他俱利無違衆意共成隨喜是時具壽闍陀便於房外洗足已卽入房中結跏而坐作是念以何方使我爲僧伽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世間人天諸衆於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於具壽阿慎若憍陳如心生敬信彼家於具壽馬勝所彼家於跋陀羅所彼家於婆濯波所彼家於大各所彼家於滿慈所彼

家於無垢所彼家於牛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家
於大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施主別生敬
信我既無好施主當憑告誰而能造寺時此城中有
一婆羅門大富多財然稟性慳澀乃至滌器之水亦
不惠人若能化彼令生信者可爲僧伽造大住處是
時闍陀至天明已著衣持鉢入憍閃毗而行乞食先
於一、二家得片麴已便往詣彼婆羅門家欲入其舍
時守門者告言法師此是婆羅門家無宜輒入闍陀
報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姪
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豈可此家是前

五種時守門者報言法師大見譏弄此非唱令乃至
王家然是某甲婆羅門宅仁不須入是時闍陀便作
是念求執衣裾尚不聽近欲求餘物豈可得耶于時
有一長者新誕兒息爲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伎
在門前過彼守門者貪觀伎樂便離其門是時闍陀
卽便竊入時彼威儀庠序如離欲人時婆羅門旣遙
見來而告之曰善來大德闍陀宜於此坐暫時停息
然闍陀所陳未得方便告婆羅門曰我已巡門乞得
片麴仁可爲羅時婆羅門告小婢曰汝可取羅爲羅
此麴其女卽便奉教爲羅是時闍陀於所羅麴就之

觀察婆羅門問曰仁何所觀闍陀告曰我欲觀蟲若有蟲者我不應食婆羅門報曰若食蟲者當有何過報曰如世尊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受諸苦惱設得爲人短命多疾然闍陀苾芻徧閑三藏無礙辯才善能說法卽爲婆羅門宣說法要十惡業道廣爲敷陳時婆羅門旣聞法已心生敬信卽便入舍令辦種種上妙噉嚼香美飲食供養闍陀闍陀見已卽便生念我聞木釜一煮便休若受此食卽爲前食亦爲後食告言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麴豈容見棄噉美食耶婆羅門曰我宗族法先得麴食

後逢美妙棄前惡食實無愆犯闍陀報曰婆羅門族不持戒行隨意所爲我受戒品云何受他信施輒輕棄耶時婆羅門聞此語已倍生深信闍陀卽便見辭而去婆羅門告曰大德於時時間賜過我舍闍陀報曰我實欲得數數相過而守門人如暴獄卒不聽前進時婆羅門喚守門者告云汝見法師闍陀不應遮止門人答曰爾是時闍陀便卽思念若更有餘黑鉢者入不識機宜令施主失信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入報守門者曰男子汝今知不此婆羅門我以大緣令生敬信門人報曰我已知之告云汝從今後

勿令諸餘黑鉢輒入此門若令入者我當與汝重杖
替以別人彼便報曰仁入此門非我所欲豈令餘者
而輒進耶請勿爲慮是時闍陀於時時間來詣其舍
爲婆羅門夫婦宣揚妙法令受三歸持五學處時婆
羅門盡家所有皆悉罄心持以奉施隨所須者咸無
吝惜是時闍陀一無所受後於異時來過其宅爲婆
羅門讚說七種有事福業彼婆羅門聞說福利深生
歡喜白闍陀曰聖者我今欲修有事福業報言賢首
今正是時隨意當作婆羅門曰欲作何事闍陀報言
可爲衆僧營造住處卽便生念我已屢曾家資總施

然而聖者乃至縷線曾不爲受今時雖許復爲衆僧
覩斯少欲殊深敬重白言大德我今實有衆多財物
欲爲僧伽然地皆屬王無處造寺闍陀報曰賢首仁
不須憂我爲詣王求覓其地闍陀念曰我今先當參
請於誰爲見國王爲大臣耶參請之法不從於王應
從使者是時闍陀向大臣家而爲參請大臣問曰聖
者闍陀何意來此報大臣曰今有某甲婆羅門欲爲
僧伽營造住處然爲地皆屬王無處營造我今爲此
敢欲白王幸願仁慈助我成就大臣報曰聖者王若
開居我當相喚彼於異時王無機事但有大臣命一

人曰汝宜往喚聖者闍陀彼人奉命往喚來至王門
告守門人曰汝今宜去啓白大王苾芻闍陀來至門
外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卽爲奏知王聞遣入大德闍
陀誰復遮止旣至王所卽便呪願願王無病長壽王
爲設座卽便就坐時彼大臣爲白王曰法師闍陀是
釋迦子捨俗出家善閑三藏辯才無礙有大福德王
曰我先知之善來聖者因何得至闍陀白言大王有
某甲婆羅門欲爲僧伽興建往處然地是王物我今
爲此諮白大王王曰聖者隨情所欲必樂於此任作
僧園我當出外必其不爾惟除王宅餘外園田隨情

造立闍陀呪願曰願王無病長壽辭退而去爾時闍
陀還至住處告六衆曰難陀鄔波難陀仁等隨喜王
與我願惟除王宅餘有園田隨情造寺是時六衆卽
便共往婆羅門舍告曰賢首仁今當知王與我願惟
除王宅自外園田隨情造寺賢首所費錢財宜當見
授時彼卽便多與財物旣得物已持之而去共相謂
曰欲於何處造毗訶羅一人議曰從僑閃毗向瞿師
羅園於此中間有一大樹形狀可愛有婆羅門於此
樹下教五百童子而受學業每有苾芻於此經過時
諸學徒常爲調弄咄苾芻此是初乞食人此是第二

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常欺笑我我今惱彼當
伐其樹充寺所須作是議已即便往詣客作行中雇
五百傭人共論價直便將諸人來詣寺所傭人告言
聖者示我作處即便告曰且食小食食已問言聖者
何處當作報言且油塗身片時當作次與哺食至黃
暉時告言聖者當還價直報言癡人汝等今日大作
生活從我索價傭人報曰豈可聖者令我作業我不
作耶闍陀報曰賢首汝可持籠把鏝執斧我當一倍
還汝價直當隨我來示汝作處便將諸人詣彼大樹
報言可伐此樹傭人告曰此是形勝大樹我無二頭

誰能輒伐報曰癡人王與我願惟除王宮自外所有
隨充造寺何緣不伐時諸傭人即便共議我今爲斫
所有罪罰彼自當知即便伐樹斫斫令碎并掘其根
棄於河內平治其地以繩拚基共相謂曰難陀邬波
難陀於此地中與僧伽造寺此處與佛世尊而作香
殿此處作門樓此處作温室此作淨廚此作靜慮堂
此作看病堂既布置已捨之而去彼諸學生常所作
事於日月中每使一人晨朝早起於彼樹下灑掃清
淨以新牛糞而塗飾之卽於是日詣彼樹下不見其
樹即便走報其師云不見樹時餘學徒見言無樹而

調之曰先生知不此人定是昨日以醋和餅而食熱氣衝眼不覩其樹師卽更令幹事學生往觀其樹彼至其所亦不見樹還報師曰如彼所說其樹實無旣聞此說博士自率五百學徒往舊樹邊詳觀其事有憶念者而報之曰此是先生常講說處此是我等蘊業之處時彼學徒共思念已懷憂而住時有行人來過其處問言先生何爲憂惱報曰君今知不此處曾有形勝大樹忽於昨夜不委誰誅報言先生我昨黃曉見有六衆將客作者咸持斧鑿豈非是彼而剪伐耶雖聞此言憂懷未歇是時六衆來詣其處問博士

曰先生何故似帶憂色答言聖者此處先有形勝大樹不知何意昨夜銷亡六衆聞已卽便大笑婆羅門曰豈是仁等伐此樹耶六衆報曰癡人我等故欲惱亂於汝豈汝不憶曾作此言調弄我等此是第一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婆羅門曰沙門釋子固守怨嫌咸共譏罵如斯之類焚燒正法失沙門行形勝大樹無事斬伐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住處有主爲衆作是苾芻應將苾芻

衆往觀處所彼苾芻應觀處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處有進趣處若苾芻於不應法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作大住處有主爲衆作不將諸苾芻往觀處所於如是處造大住處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作大寺者大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中大者謂施物大言住處者謂得容行住坐臥四威儀有主者謂有女男半擇迦等爲作施主爲衆作者謂爲如來及苾芻僧衆應將苾芻衆等者應將苾芻觀其處所清淨無諍是有進趣還白大衆乞求聽許衆秉白二許其營作並廣

說如前犯相輕重一二共作乃至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亦如前房廣說其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音釋

嫖

匹正切 嫖 古侯切

癩

都年切 癩 蒲計切

蹉

七何切

嫖

色莊切

狹

胡夾切 狹 許竭切

屣

所綺切 屣 所綺切

蹲踞

蹲 尊切

踞 尊切

寡婦也

隙

澀

所立

麤

乾糧也

噍

許云切

鑠

切大

拏

補耕切

彈

嘉興府

嚴寺

般若堂

經坊

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

一切有部

毘奈耶

卷第十二

計字七千

九百二十七

個該銀三兩五錢六分七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之一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波
波國中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
足所有資產如毗沙門王雖非王族時諸壯士作灌
頂法扶以爲王於勝族女納以爲妃歡樂而住雖淹
歲月竟無男女爲求子故祈禱神祇徧諸天廟及同
生天希望後嗣不遂所願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獲
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

三事方有子息云何爲三一者父母交會事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彼王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託蘊王妃是最後生樂修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狀背生死於諸有中皆不欣樂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乃至娠在右脅喜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脅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卽大歡慶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紹我洪業我旣長養終懷返報廣爲惠施福利宗親我沒世後稱揚我名而爲呪願願我父母所生之處以福莊嚴是時彼王置妃高樓隨意而

住適其時節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爲調飲食令熱合度諸味具足奇妙珠璣以爲嚴飾如天姝女遊歡喜園常處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經九月已便誕一息顏貌奇特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修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衆所稱歎過三七日聚會宗親其父以兒示諸親曰此兒今者當立何字其兒生已自然淨潔未離牀褥不爲便利諸人議曰中國之法若天然淨潔者名之爲實然此童兒稟識清淨未離牀褥便利不爲淨潔過人便成實物復是壯力大王之子應與立字名實力子其實力

子誕生之日五百壯士各並生男隨其家族而立各
字時勝軍王卽以太子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作祿
持二爲澡浴二共歡戲給以乳酪餼餉石蜜速便長
大如蓮出池時有相師於母懷中覩見孩子卽便生
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
當獲勝功德利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見慈悲授我
孩子我欲隨情少時供養乳母報曰我於孩子實無
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時相師詣大王所而白
王言王之聖子是勝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
當獲勝功德利幸見授我微申供養時王報曰可隨

汝意時彼相師便抱歸舍先沐浴已次塗妙香以上
價衣而覆身上以酥蜜乳粥盛寶器中持以奉上旣
供養已送歸王所是時童子年漸長大備教書算手
印伎術悉皆明了又刹帝利王種族之法所有業藝
咸令習學所謂乘騎象馬控御兵車刀器干戈鈎索
之類手足奇巧斫射之儀無不通解時同日生五百
童子如前技藝亦皆明達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爲造
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姝女謂上中下後於一時其實
力子昇處高樓將諸伎女共爲娛樂每日三時五百
童子常來集見曾於他日其五百人出外畋獵竟日

馳騁一無所獲遂住林野明日出遊多有所得至暮方還便相議曰日既將暮無緣赴集待至明朝方見太子至第三日衆人方見于時太子告衆人曰仁等與我同生當共遊戲何意三日方來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謂爲畋答廣殺諸鹿太子曰彼何飲食答曰飲水食草若如是者無損於人何緣傷殺答曰若見殺時心生喜悅太子曰仁等不應見他受苦心生歡樂諸人議曰由此太子不自出畋於我諸人便生譏賤我當令彼亦共畋遊時彼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之太子生處深宮若敵國來必生怖懼何意不令

太子遊獵若數出畋心便勇健與敵國戰情無退怯時勝軍王聞此議已告實力子曰汝今可出試學畋遊答言不願王曰汝是刹帝利種應習兵戈于時太子不敢違命隨衆而出諸人議曰今此太子父若終後當必爲王我等今時盡心承事能令於後祿位增長白太子曰可於斯住我擁羣鹿令至於此即便安在合圍之處時彼諸人多擁羣鹿太子遙見羣鹿驚走身被箭中張口而至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無慈愍不懼後世尚不於此起毒惡心況加殺戮去此不遠有守圍人太子爲護彼情便放三箭遙射羣鹿或

入髀間或穿角際箭便墮地曾無傷損諸有麋鹿至圍合所悉皆放出隨意逃竄時諸羣從皆作是念太子父來善習弓矢今日定應多殺麋鹿及至詳觀曾不獲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車乘先載歸還時彼諸人問太子曰所獲麋鹿今在何處太子報曰猛獸驚奔幾將殺我彼守圍人報諸人曰君等何因遣不害人令其守當若此欲殺一不得遺直爾遙看任其走出諸人聞已皆共瞋嫌我極艱辛身體傷損擁聚羣鹿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議曰若害此者波波國主定當殺我宜棄而歸是時太子便生是念此

等與我撫麋共戲爲不獲鹿棄我荒林我若爲王於此諸人爲不饒益作是念已徐歸本城既至宮中以手支頰愁思而住時彼內人來至其所于時太子不以目觀內人見已入白王曰大王當知太子見我目不正視以手支頰愁悴而住王親顧問汝今何意懷憂不樂白言父王令我作屠獵事豈得不憂王曰畋獵之事爾不愛耶白言實非所愛王曰從今已去更勿出畋時實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難衆苦逼迫常被煩惱之所羈絆出家閑寂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梵行我今宜應以正信心從家趣非家而離塵俗

爾時波波國有外道六師不遠而住所謂瞋刺拏迦葉波子末塞羯利瞿舍梨子珊迦移毗刺知子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尼健陀愼若低子等非一切智懷一切智慢令諸人衆渴仰歸誠爾時實力子便往詣彼六師之所白瞋刺拏迦葉波子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無施無受亦無祠祀無善惡行無業因緣無異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亦無化生有情於此世間無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世於現法中

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悉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事皆無於此有命名之爲生此身謝已五大分離更無生理名之爲死地歸於地水歸於水火歸於火風歸於風諸根歸空四人輦至焚燒之處以火燒訖但有殘骨更無所知愚智同此與者各施取者各受諸說有者皆是虛妄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各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末塞羯利瞿舍梨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煩惱一切有情無因無緣爲煩惱所逼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得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無知一切有情無因無緣了無知事一切有情無力無勤無勇無進無自無他一切有情諸有命者無有威勢於六生中常受苦樂過此便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

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珊逝移毗刺知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自殺教他殺自所教他所自煮教他煮自盜邪行妄語飲酒及以教人爲殺等故穿墻開鎖守捉險途持諸

劔輪殺害羣品於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斬斫令其
命斷爲大肉聚苑伽河已南作斯惡業苑伽河已北
設大福會不由此故有罪福因招罪福報又復不由
布施持戒少欲知足而獲當果時實力子聞是語已
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
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
復更往詣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所而白之曰大師

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
當獲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
是說此七事身無能作無所作無能變化無所變化
不可損害其體恒存何謂爲七所謂地身水身火身
風身苦身樂身命身聚在一處猶如蘆束運動轉變
互不相惱罪福苦樂亦不相忤假使有人斬截他首
彼無苦痛於其身中孔隙之內刀劔隨過不損其命
於此實無能殺所殺能問所問能憶所憶於其四方
有一萬四千勝生產門復有六萬六千乃至五三二
一半業差別又有六十三行六十二中劫二千地獄

三千諸根三十六精氣四萬九千龍族四萬九千妙翅鳥族四萬九千以人頂骨食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露形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邪命外道種族有七種想七種阿蘇羅七種畢舍遮七種天七種人有七十七池有七十七夢有七十七崖有七十七峯七種勝生十種增長八大人地如是經於八萬四千大劫所有愚智皆盡苦邊譬如有人以細絲縈擲虛空中還墮于地如是愚智經八萬四千大劫輪迴往復盡苦邊際於此世間實無沙門婆羅門能作是說我制戒禁令諸弟子常勤苦節堅修梵行未熟之業能令成熟

業既熟已能捨衆惡至苦邊際必定能斷諸有苦樂說劫增減此事皆無然而必須流轉生死爾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脚俱陀迦多演那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

說若有人來至於我所作如是問有後世耶我報言有無耶我報言無亦有亦無耶我報言亦有亦無非有非無耶我亦報言非有非無若有問我爲是耶我報言是爲非耶我報言非爲是非耶我報言是非非是非耶我報言非是非若問後世一異亦如是答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尼健陀慎若低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人等見有所受苦樂之事皆由先世所造業因以苦行力能除宿業不造新業決生死堤證無漏法諸業便盡諸業盡故諸苦亦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各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還歸本宅
昇高樓上以手支頰作如是念於此世間人天魔梵
沙門婆羅門頗有一人能持一二三四句神驗呪術
明藥方法於生死中無明牢獄不用多功令我出離
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
饒益一切爲大護者雄猛第一無有二言依定慧住
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
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
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

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開九定充滿十方名聞十方
千自在中最高殊勝得四無畏震大音聲作師子吼
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界誰增誰損誰遭重苦
厄難之事誰趣惡道我今以勝方便於三惡道拔濟
令出安人天趣使住涅槃陷欲泥者常思拯救無聖
財者令得聖財佛出世間誰當獲益誰有無明翳覆
其眼以大智藥令目開明無善根者令種善根種善
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脫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曾於佛所種諸善根猶如熟癰惟待鉞決今正是時堪任教化復觀此人爲受佛化爲弟子化爲神力化爲威儀化觀知乃由弟子威儀方能濟度時馬勝苾芻於人天中威儀最勝世尊卽告馬勝苾芻曰汝可知時當觀波波國中實力太子時馬勝苾芻默然受教旣至明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旣訖於食後時舉牀席已執持衣鉢漸次遊行至波波國於水蛭

林住還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第乞食舉足下足觀視屈伸擎持衣鉢威儀進趣悉皆詳審時實力子於高樓上而遙見之行步安庠曾所未有威儀進止無有虧失旣遙見已作如是念於此國內諸出家人此之威儀實所不見然出家者於聚落內整肅威容在蘭若中則不如是今我宜應令人伺察居林野處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卽令使者隨此苾芻所至之處若居蘭若簡絕人徒彼此容儀有別異不使者奉教隨馬勝後私觀察之時馬勝苾芻城中得食詣水蛭林衣鉢水羅置一面已振去衣塵以羅濾

水澡手濯足取黃落葉布之於地却坐而食飯食已
收棄殘葉舉置衣鉢更灑手足結跏而坐譬如盤龍
威儀寂靜正身而住時彼使人既觀察已還白太子
曰城內見彼苾芻威儀庠序既至林野百倍勝前時
實力子告御者曰汝今宜應速可嚴駕欲詣林所觀
彼苾芻御者銜命嚴整駕駟太子乘車導從而往既
至林所徒步而行便詣馬勝住處遙觀尊者馬勝跏
趺入定作如是念我今不應令彼苾芻亂殊勝定待
彼出定我當就禮作是念已隨處而住時尊者馬勝
至晡後時方始出定時實力子卽漸前行頂禮雙足

在一面住白言大德爲是大師爲是弟子馬勝報言
我是弟子非大師也復問之曰師與弟子優劣如何
馬勝報曰極有優劣太子當知妙高山王比乎芥子
以大海水同於牛跡亦猶白日等彼螢光于時具壽
馬勝說伽他曰

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跡 空方藕絲穴

白日擬螢光 世間所有物 不可爲譬喻

弟子望於師 其事亦如是

時實力子聞是說已便作是念如苾芻說功德差別
豈非更有妙覺世尊及殊勝法如是知已問馬勝曰

大德我今頗得於此善說法律出家圓具成苾芻性
於大德所修梵行不馬勝報曰太子汝之父母見聽
許不實力子曰大德未曾聽許馬勝報曰若如來及
如來弟子與他出家父母不聽無宜輒度實力子曰
大德我以方便必令見許馬勝報曰斯極善哉時實
力子聞是語已恭敬歡喜奉辭而去便歸本宮白父
母曰二親當知我已正信今願出家父母報曰汝今
知不我唯一子常所愛念觀視無狀假令命盡尚不
欲離況復形存而當見別太子白曰見聽者善若不
許者我從今日更不飲食雖聞此語亦未見聽時實

力子一日斷食如是二三乃至六日不飲不食時彼
父母詣其子所而告之曰汝自幼童常受安樂於諸
苦事曾所未經梵行難修獨身難住隨宜臥具蘭若
難居至盡形壽猛獸同處至盡形壽從他乞食至盡
形壽斷諸欲樂至盡形壽永絕嬉戲太子汝應住此
受諸欲樂隨情布施修諸福業太子雖聞是語默無
所對時彼父母令諸親屬勸實力子時諸親屬同來
勸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默然無答時
彼父母令實力子親友知識亦同勸喻如前父母所
告之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同前默然第二第三亦

無言答時彼知識見其堅固第二第三一無言答時
諸親友知實力子志意堅固詣王及妃具陳情理某
等殷勤誘諭執志不移觀此容色必無退轉恐損太
子願垂聽許出家離俗明智共稱若許捨家全其壽
命後不欣樂還歸本宮若離生緣更何所趣父母報
曰必如是者宜聽出家滿其志願親友承旨報太子
曰父母垂慈許令入道實力聞已慶喜彌增稍加飲
食漸益康健辭違父母詣彼林中禮謁馬勝苾芻在
一面坐白言大德我之尊親已見聽許幸願慈悲與
出家法進受圓具教以威儀於大德所善修梵行時

具壽馬勝報言如是卽與出家并受圓具尋告之曰
汝今知不苾芻作業有其二種謂讀誦修定汝爲讀
誦爲修定耶便報師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
日專心讀誦若在靜夜繫念禪思如是不久善閑三
藏精勤策勵無捨須臾煩惱斷除證阿羅漢果時馬
勝苾芻所有弟子門人隨其意樂所學差別悉令受
已詣餘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至八月十五日前
安居滿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往波波城水蛭林所女
置衣鉢濯足澡手詣其師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
彼諸人各隨所證具白其師復更問餘三藏要義而

白師曰我等既見鄔波駄耶親承諮決我等欲往奉
見世尊報言具壽隨汝意去時實力子白馬勝苾芻
曰鄔波駄耶我已得見如來法身未覩色身我今欲
往觀佛色身答言隨意汝今當知如來應正等覺是
大珍寶出現世間實難逢遇如烏曇跋羅華時乃一
現時實力子既蒙許去至明日已於日初分執持衣
鉢入波波城次行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執持衣鉢
詣王舍城如前威儀洗手足已往詣佛所爾時世尊
於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世尊遙見實力子
來告言善來今正是時隨汝意坐時實力子禮佛足

已於一面坐時王舍城中諸苾芻衆不依同類分僧
臥具所謂經師與律師經師與論師經師與法師經
師與禪師律師與論師律師與法師律師與禪師律
師與經師論師與法師論師與禪師論師與經師論
師與律師法師與禪師法師與經師法師與律師法
師與論師禪師與經師禪師與律師禪師與論師禪
師與法師於經師律師論師法師禪師不以同類令
聚一處如是不依同類分與房舍臥具之時諸苾芻
共相將護失所受業各令善品不得增長如蓮華無
水日見衰損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於先佛

所宿有正願作如是念我當云何得爲僧伽作分臥具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應差實力子與僧伽作分僧臥具人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具五法者應差作分臥具人若無五法卽不應差設差應捨云何爲五有愛有瞋有癡有怖不知分與不分若具五法應差已差不應捨云何爲五謂無愛無瞋無癡無怖知分不分如是應差如常鳴犍椎敷坐具先言白已次總集僧對衆應問當勸喻云汝某甲能與僧伽作分臥具人不彼答言能此苾芻作白羯磨

廣如百一

中 羯磨

時實力子被衆差爲分臥具人已所有衆僧房舍臥具皆依同類而處置之經師經師共同律師律師共同論師論師共同法師法師共同禪師禪師共同彼得隨意同住言議無違所修善品日夜增長如蓮處池其水充盈見日開發時有諸苾芻半更方至時實力子以神通力於一指放光而分臥具復有餘諸苾芻衆情欲樂見實力子勝上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來投宿時實力子二指放光爲分臥具有一更半至三指放光二更至者四指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與分臥具時諸苾芻既見殊勝神通事已各

作是念我等不應令大聲聞具威德者爲分臥具而更以脅著牀縱意睡眠是不應作彼各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證者皆證已證者不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諸苾芻我弟子中分僧臥具此實力子最爲第一世尊聖教旣弘廣已時婆羅門居士爲苾芻衆設諸飲食時六衆苾芻知有美好上妙飲食卽便往彼而噉食之時諸信心婆羅門等作如是語聖者大德耆宿何意不來六衆報曰如此麤食彼豈來食施主報曰世尊記我於供養中最爲第一彼諸耆舊寧容不食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

捨俗出家不慎口言出無慙語宜當速去更勿復來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應差實力子爲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類亦應差遣作分食人不具五法者卽不應差若差應捨云何爲五謂有愛瞋癡怖不知分與不分翻此應差准前作法如是應差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廣如百一
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爲分食人已彼爲僧伽分三種食謂上中下時有客苾芻初日與上食第二日與中食第三日與下食至第四日令行乞食時實力子爲諸苾芻若客若主分授房舍及以臥具飲食所須隨現

住者從老至少次第而與曾無虧失時實力子與二
苾芻一名善友二名大地於生生中常爲怨惡從南
國來至王舍城時二苾芻問餘苾芻曰誰是僧伽知
食次者報言是具壽實力子時彼二人誦實力子處
而報之曰我等二人隨次與食時實力子於初來日
便與二人上妙食次時彼施主問曰明日誰當至我
家食答言是友是地施主聞已作如是念彼二苾芻
聞是惡行若來就食當設隨宜至第二日與中食次
施主有事復無好食至第三日與麤食次時彼二人
作如是語我今極苦云何實力子三日之中故心與

我麤惡飲食共相惱亂令受大苦我當與彼作無益
事彼二有妹苾芻尼名曰友女住王園寺于時友女
往二兄處至已各禮其足在一面坐時彼二人雖見
妹來不相瞻視亦不共語是時友女問二兄曰何意
二聖見我來至不相瞻視不共言語彼二答曰妹我
被實力子乃至三朝與我食次極是麤惡令我食噉
汝今云何不助於我自安而住友女報曰聖者我今
欲何所作報言妹汝今宜往詣世尊所作如是曰大
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
市迦我亦當往作如是語如妹所言其事實爾我等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律

和名論二七有部奈耶卷十三

律

卷十三

先知友女報曰我今云何知彼實是清淨苾芻曾無
愆犯云何輒以無根他勝之法而毀謗之彼二報曰
乃至汝若不爲我等作如是語我等終不瞻視於汝
共爲言說是時友女聞是語已俛仰須臾告二兄曰
我當爲作兄言姊妹汝且住此我等先可至世尊所
汝隨後來時二苾芻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時彼友女斟酌兄至便詣佛所禮已而立白世尊曰
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
羅市迦時友地苾芻即便白佛實爾薄伽梵實爾蘇
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時實力子亦復在此大衆

中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音釋

娠

失人切 懷孕也 褓 博抱也 切

飢

飢音提 餓音胡 亦作 羈

居

宜切 綈 博緩切 綈 綈切

晡

孤切

輦

羊諸切 共舉也

鏤

蘇果切

苑

其陵切

忤

朝旦切 忤 忤切

隙

綺戟切

鉞

普皮切

蛭

職日切

掛

掛切

酌

斟切

深

量度也 酌 酌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三計字七千
四百七十五箇該銀三兩三錢六分四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顏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之二

爾時薄伽梵命實力子曰汝聞斯語不白佛言我聞
薄伽梵我聞蘇揭多佛言實力子其事如何實力子
白佛言世尊我之虛實惟佛所知佛言實力子於此
時中勿作是說應作是言若實言實若虛言虛實力
子曰我不曾憶薄伽梵我不曾憶蘇揭多爾時具壽
羅怛羅於世尊後執扇扇佛時羅怛羅白佛言世尊
彼實力子何勞見問現見友女苾芻尼親在佛前云

實力子共爲惡行犯波羅市迦兄弟二人面證言實
佛告羅怛羅我今問汝隨汝意答羅怛羅若苾芻尼
來至我所作如是說大德聖者羅怛羅作不軌事共
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苾芻即便證云實
爾薄伽梵實爾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羅怛羅
我聞是語卽問汝云其事虛實汝云何答羅怛羅白
佛言世尊大德若憶云憶若不憶云不憶世尊告曰
汝且癡人能云不憶何恠實力子清淨苾芻實無罪
過云不憶耶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如實力子實無罪
過汝等應知友女苾芻尼自言犯罪應當減損其友

地二苾芻應可詳審善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
何因緣往見其事爾時世尊作是語已卽便入室寂
定而住時諸苾芻見佛寂定便共憶持實力子是清
淨人友女苾芻尼以其自言共爲損斥友地二苾芻
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時
諸苾芻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
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由具壽實
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麤惡食氣力衰羸極相惱亂我
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
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迦爾時世尊於晡

後時從靜處起於苾芻衆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
佛言世尊我等諸苾芻見佛世尊入室寂定便共憶
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由其自言已令滅
損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
緣而見其事我等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
具壽彼實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
由具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食次令食惡食氣力
衰羸極相惱亂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
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
迦爾時世尊聞是說已告諸苾芻曰云何彼二癡人

爲少飲食因緣作故妄語毀謗清淨苾芻世尊卽於
爾時說伽陀曰

若人故妄語 違越於實法 不懼於後世
無有惡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猛焰燒身徧
不以破戒口 噉彼信心食
當爾之時於虛空中有諸天衆說伽陀曰

實力超三有 尚招於毀謗 是故有智人
不應樂生死 段食真可厭 苦中最爲極
猶如食子肉 增長諸煩惱

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根波羅市迦

法而見謗毀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廣說如前乃至告
友地苾芻曰汝二癡人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
根波羅市迦法行謗毀耶彼二白佛實爾世尊佛以
種種訶責汝所爲非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爲告
諸苾芻曰應知有三種人定墮泥犁獄云何爲三若
人自行破戒勸他破戒此謂初人定墮泥犁獄若人
自行不淨行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謗
毀之此是第二人定墮泥犁獄若人作如是見作如
是語言欲是淨言欲是妙欲可受用欲無過失於惡
欲境極生愛著此是第三人定墮泥犁獄世尊爾時

說伽陀曰

若人生世中	口常出刀劍	由此惡說故
常斬於自身	若讚於惡人	毀謗賢善者
由口生衆過	定不受安樂	猶如博奕人
失財是小過	於他清淨者	謗毀成大愆
經於百千歲	墮在肉胞胎	復於此獄中
更受四萬歲	若以惡心語	謗毀於善人
由斯惡業緣	當墮於地獄	

爾時世尊作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
前乃至我於毗奈耶中爲諸聲聞制其學處應如是

得

利才言一七不吉言多則老一四

四

學四

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
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
是無根謗彼苾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友地苾芻若更有餘如斯流類懷
瞋者謂情生忿怒言不捨者謂瞋恚不息清淨苾芻
者謂實力子無犯者謂不犯其事以無根者謂無三
根見根聞根疑根波羅市迦法者於四事中隨說其
一法者已如前說謗者說不實事欲壞彼行者欲損
彼人清淨學處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若不問

者謂說謗已情生悔恨不由他問知此事無根謗謗
者諍也諍有四種諍謂鬪諍非言諍犯諍事諍由瞋
故作是語者正出謗辭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說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謗清淨苾芻十事成犯五事無
犯云何爲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
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時得僧伽伐
尸沙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云我
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
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
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事成犯云何

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

五

學四

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等想
作如是語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
聞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人時十事成
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
不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謂不見
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
見聞疑作如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見而忘或聞
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見聞疑不
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
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

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一成犯云何六事無
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聞等想作如
是說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
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
六事無犯若謗似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亦
復如是時諸苾芻悉皆有疑爲除疑故白佛言世尊
大德具壽實力子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果生
富貴家多饒財寶受用豐足捨俗依佛而爲出家斷
諸煩惱證阿羅漢分房舍中說爲第一雖得勝果而
被謗譏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我當爲汝說彼因緣

諸苾芻若自作業必不於外地水火風四大之處果報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善惡之業果報成熟卽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諸苾芻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大商主名曰漁人時彼商主賁持貨物共諸商人將詣大海欲求珍寶爾時世間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現於世間極恤貧賤常受麤鄙飲食臥具當時惟此爲勝福田時彼獨覺投此商主人間遊行於其夜中入火光定時警夜人

見其光已報商主曰仁今知不此之苾芻聖行成就我於夜中見如火聚放大光明是時商主聞已深敬便詣其所禮雙足已作如是白聖者求食我願求福幸於商旅受我微供食已隨去時彼默然受其請食相隨漸次至大海邊商主問言聖者我今商旅欲入海中仁隨去不獨覺報言賢首汝爲妻子欲入大海求諸珍貨我何所爲而共入耶是時商主設彼食已以新妙氎而奉上之時彼大德但現神通而不說法爲欲憐愍彼商主故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通凡夫之類若見神變速卽歸心如崩大樹

遙禮彼足發誓願言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設供養
此業所招異熟之果願我當得生富貴家當得如是
殊勝威德當得奉事勝此大師汝等當知彼時漁人
卽實力子是由昔供養獨覺聖人發大誓願今得生
在勝富貴家受用豐足於我法中出家離俗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我爲大師勝彼百千俱胝獨覺能承事
我不生厭背又諸苾芻此實力子雖得阿羅漢果然
而尚遭惡言毀謗我今當說汝等善聽諸苾芻過去
世時於一村中有大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得意
相親歡樂而住雖經多歲竟無男女遂便以手支頰

心懷憂歎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竟無紹嗣我身沒後
定被官收其婦見之卽便問曰聖子何意支頰長思
似帶憂色報言賢首我今舍中多有財物現無子息
如其沒後並被官收既有此緣寧不愁悵其妻報曰
若由我過無男女者君今宜可更娶餘妻令有子息
報言賢首若人家內有二妻者乃至麩粳亦不得飲
常於室中紛紜鬪諍婦報夫曰君可求來若彼顏狀
與妹同者我作妹想看之若與女相似者我作女心
瞻視時於異村有一長者娶婦未久便誕二男復生
一女後於異時長者夫婦並皆命過時前長者爲求

婦故至彼二兄之處求娶其妹彼便嫁與世間法爾
得新棄故時彼長者心親後妻時彼前婦見其親密
心生嫉妬未經多日前妻有娠白其夫曰君之後妻
情有異念其夫告曰賢首汝生惡意婦便默然遂於
後時誕一男子長至五歲智慧分明所有語言咸悉
依實時人遂名爲實語者其母便念我雖生子然而
夫主尚愛後妻我今作何方便令使離別白其夫曰
君於後妻雖極愛念彼於君所無貞素心其夫報曰
賢首汝復生惡意婦便默然別設方計告其子曰汝
豈不知婦人苦事子曰母曰我不曾知卽告子曰謂

是嫉妬子報母曰此非善事便語子曰我欲於汝異
母彰露惡名汝當爲證子曰母曰爲實爲虛母言是
虛子云世人共知我爲實語豈可隨母所說口出妄
言母曰於我腹中懷汝九月於此小事汝不見從設
爲作證無勞口說父若問汝但可點頭其子孝順不
違母心遂便許可母於異時告其夫曰君之愛婦共
他男子行邪惡事夫云賢首汝復生惡意婦曰君若
不信應問實語父作是念我此童兒世人共許是實
語者豈於我所而作妄語必無斯事時彼童兒去父
不遠遊戲而住其父喚來置於膝上而問之曰汝知

異母與他男子行惡事耶但女人情僞不學而知卽
便以手掩其子口而告之曰彼是汝母不須言說若
事實者但可點頭彼卽點頭當爾之時口出臭氣便
於四遠惡聲流布彼非實語是妄語人於異母邊證
其虛事實語之名卽便隱沒時人皆喚爲妄語者其
父見已告後妻曰汝行惡行不應住此便驅令出旣
被逐已往二兄處兄問之曰汝何意來妹報兄曰我
被夫主之所斥逐汝有何過枉我行私汝若行私不
應住此我實無私但由實語所證彼是妄語非實語
者兄曰如何得知若不信者宜當爲問近住隣人時

彼二兄私問隣伍諸人皆云彼無惡行時彼兄弟知
清白已情懷恨惱後於異時忽有獨覺聖者因行乞
食來至其家卽便請食食已其女憶所謗事發邪惡
願如我今日被汝謗讟於未來世假令汝得阿羅漢
果我亦謗汝終不相捨時彼二兄見而問曰汝發何
願具以其事答彼二兄兄曰我於彼時爲爾兄弟共
證其事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實語
卽實力子是彼異母者卽友女苾芻尼是時彼二兄
卽友地二苾芻是實力子由其昔日惡謗母故於多
千歲在捺洛迦受燒煑苦彼餘殘業於五百生中常

遭惡謗雖於今日獲阿羅漢仍被惡謗汝諸苾芻由此應知純黑之業得純黑報純白之業得純白報黑白雜業得黑白雜報汝等當離純黑雜業勤修白品汝諸苾芻當如是學汝諸苾芻其實力子先作何業於分衣人中最爲第一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於此賢劫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十號具足時實力子於彼佛教捨俗出家至盡形壽勤修梵行而於勝果竟無所獲於命終時即便發願我於迦葉波佛最上福田教法之中出家捨俗於殊勝果竟無所獲如佛所記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時有摩納薄迦

必當成佛我於彼教當爲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我今日鄔波馱耶於迦葉波佛弟子之中分僧臥具最爲第一我於來世釋迦牟尼無上正覺弟子之中分僧臥具亦爲第一由願力故於我法中分僧臥具最爲第一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假根謗學處第九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中住時具壽實力子在鷲峯山去此不遠有石砌池於其池岸是實力子晝日遊處時蓮華色苾芻尼因具壽大目連善知識故得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斷諸煩惱成阿羅

漢彼便數數詣世尊所恭敬供養及餘耆宿尊德苾
芻於具壽實力子特生尊敬由實力子不憚勞苦遂
捨寂靜等持妙樂如法爲僧作授事人分房舍臥具
後於他日是蓮華色苾芻尼禮世尊已次更參觀詣
大德僧因至實力子所申禮拜已爲聽法故在一面
坐時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前世怨結友地二人多
得糞掃衣遂生是念我於何處當灑此衣遂便卽往
石砌池邊欲浣衣服旣至彼已遂見二鹿飲池水已
作不淨行行姪欲事是時大兄告其弟曰弟今見此
實力子共蓮華色苾芻尼作不淨行行姪欲法我等

宜往告諸苾芻弟報兄曰妹尼前已爲我等故被衆
擯斥我今豈欲俱受擯耶兄報弟曰前是虛說今是
實陳汝豈不見實力子共蓮華色尼作不淨行行姪
欲耶弟便默然兄弟俱往告諸苾芻曰世間之人誰
是可信我今兄弟共見實力子與蓮華色尼作姪欲
事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告友地曰具壽汝今一向棄
人天路意專趣入三惡道中此實力子證阿羅漢居
八解脫得上人法現大神通云何汝今以異分事波
羅市迦法而謗讟之彼二答曰實非我過是眼過失
宜挑兩目諸苾芻曰如世尊說應須詳審善問其事

何所見何相見何處見汝等二人因何事往而得見之時諸苾芻旣勘問已二人遂卽具以上事告諸苾芻時諸苾芻有少欲者並共譏嫌訶責其事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無有犯便以異分波羅市迦法而謗毀之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卽以此緣集苾芻衆廣如前說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異分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是異非分事謗我由瞋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也復更有餘如是流類懷瞋者謂先有忿恨不捨故者瞋心不歇也於彼清淨無犯苾芻者謂不曾犯他勝之罪異非分事者異謂涅槃垂生死故謂四波羅市迦法非是其分波羅市迦者於此四中隨以一事而謗於彼謗者誣說其事壞彼淨行者意欲令其虧失淨行乃至得僧伽伐尸沙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見彼苾芻犯四波羅市迦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僧伽伐

尸沙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逸底迦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逸底提舍尼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突色訖里多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僧伽伐尸沙

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語時得僧伽伐尸沙如是乃至見犯突色訖里多各有五番應知廣說如上無犯者謂如實說最初犯罪癡狂心亂痛惱所纏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之一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中住時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芻得神通者往瞻部林由此林故得瞻部洲名旣至彼林取瞻部果色香味具盛滿鉢已持之而歸自得充足有餘分布與諸苾芻或復有餘苾芻去此林不遠有頻羅果林劫畢他果菴摩

洛迦果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有苾芻往東毗提訶
或往西瞿陀尼或北俱盧洲取自然香稻同前持歸
共餘分食或往四大王衆天或往三十三天取天妙
食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往餘方豐樂之處取其好
食同前共分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今遭儉歲乞食
難得時諸苾芻得神通者往贍部林廣如前說乃至
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我若獲得神通力者亦能如前
取歸共食尋便思念誰能有力教我神通我今宜應
往世尊所諮問其事隨有所說我當受持時提婆達
多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

立白佛言世尊唯願爲我說神通事爾時世尊知提
婆達多生邪惡念告曰汝可先淨尸羅勤修定慧於
神通事方可修習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世尊不肯
爲我說神通事便即致敬辭佛而去便往詣彼阿若
憍陳如所共言談已而白之曰惟願上座爲我解說
神通之事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卽觀佛心見佛知提
婆達多欲生惡念遂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
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
婆達多便作是念上座阿若憍陳如亦不爲我說神
通事便捨之而去復往詣彼馬勝苾芻跋陀羅婆溼

波大名稱圓滿無垢牛王妙臂如是乃至五百上座
皆詣其所請神通法是時五百上座苾芻皆觀佛心
見佛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亦復各各觀諸上座苾
芻之心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便告提婆達多曰汝
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座苾芻
皆不爲我說神通法豈非諸人先作言契會無有一
教我神通時提婆達多復作是念誰能爲我說神通
法是時具壽十力迦葉波在王舍城鴈窟中住時提
婆達多便生此念十力迦葉波性無諂誑所言真實

是我家弟阿難陀鄔波駄耶彼能爲我說神通法作
是念已卽便往詣十力迦葉波處禮其足已在一面
立白言上座願爲我說神通道法時具壽十力迦葉
波不觀佛心及諸上座不知提婆達多欲起惡邪之
念便爲提婆達多說神通法時提婆達多初夜後夜
警策修習於後夜分依世俗道獲初靜慮卽發神通
轉一爲多轉多爲一或現或隱山石壁障身皆通過
不能爲礙猶如虛空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虛空中
踟躕而坐猶如飛鳥或時以手摩捫日月時提婆達
多具斯德已便作是念今諸苾芻乞食難得我爲先

往贍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分餘爲往東西北洲四大王衆三十三天及以諸處同前取已分布餘人爲當先化摩揭陀主彼受化已不勞辛苦能伏多人復生是念此未生怨太子父亡之後當爲國王有大自在我今宜應先化此人不勞艱苦能伏多人時提婆達多卽便化作上妙象身從太子後門安庠而入從前大門出從前大門入從後門出或作上馬同前出入或作苾芻剃除鬚髮被僧伽胝手中持鉢同前出入時未生怨太子作如是念此是提婆達多現神變事時提婆達多遂卽變身爲童兒形具諸瓔珞便向

太子懷中宛轉而住是時太子遂捉童兒抱持嗚唼便以涕唾內其口中時提婆達多爲貪利養纏繞心故遂咽其唾是時太子因斯發起邪惡之心作如是念奇哉提婆達多比佛大師其德殊勝轉深信敬欲伸供養是時太子於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所而爲禮敬每於食時奉五百釜上妙飲食時提婆達多爲上首五百苾芻受斯供養時有衆多苾芻於晨朝時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聞提婆達多自受如是勝妙供養未生怨太子於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所而申禮敬每於食

時以五百釜上妙飲食而供養之提婆達多爲其上
首與五百諸苾芻受斯供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還
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收舉衣鉢洗足已往世尊
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時諸苾芻曰佛言世尊我諸
苾芻於晨朝時入城乞食聞提婆達多乃至與五百
苾芻受斯供養具陳其事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愛
樂彼提婆達多受斯供養何以故提婆達多今被供
養之所殺害如芭蕉著子如竹筆生實如騾懷妊皆
自害軀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他供養必自害身汝
諸苾芻若提婆達多得利養時此之癡人能於長夜

受無利益苦惱之事是故汝諸苾芻勿當希求名聞
利養設得之者心勿貪著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芭蕉若結子

竹筆生其實

如騾懷妊時

斯皆還自害

利養及各聞

愚人所愛樂

能壞衆善法

如劍斬人頭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奉持而去爾時提婆達多旣得
如是恭敬供養即便發起邪惡之念世尊今者年衰
老耄爲諸四衆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
授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
執世尊宜應少爲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提婆達

多纔生此念神通卽失神通雖失然不自知爾時有一迦俱陀苾芻是佛弟子曾於佛邊善修淨行學四梵住於欲除欲多修習已命終之後生處梵宮時具壽大目連在江狹山恐畏林住時迦俱陀以天眼觀見提婆達多神通退失如是知已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梵宮沒詣恐畏林至具壽大目連所禮雙足已而白之曰大德知提婆達多爲貪利養纏繞心故便起如是邪惡之念來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爲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

宜應少爲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時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卽失善哉大德目連應往佛所具白其事時大目連默許其說時迦俱陀梵天知其許已隱而不現時大目連梵天去後卽如其事而入勝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恐畏林沒至竹林中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大目連以彼梵天所告之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大目連曰汝豈不先知提婆達多有邪惡心梵天於後來相告語大德我已先知梵天後告爾時世尊共大目連於此中間別說餘事時提婆達多共其四伴一孤迦里迦二褰荼達驃三

羯吒謨洛迦底灑四三沒達羅達多來詣佛所爾時
世尊遙見提婆達多來告大目連曰汝當善護其言
天授將至此之癡人親在我前自陳已大時大目連
禮佛足已卽便入定譬如壯士屈伸臂頃於竹林沒
往恐畏林是時天授至佛所已頂禮佛足在一面立
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爲諸四衆苾芻苾芻
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
屬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爲思慮受
現法樂寂靜而住世尊告曰汝之癡人如舍利子大
目連我尚不以苾芻僧伽而見付屬況汝癡人食人

涕唾而相付囑是時天授便作斯念世尊讚歎舍利
子大目連喚我爲癡人死屍食唾愚人此是天授初
於佛所起殺害心作不忍意我是提婆達多便三振
頭捨佛而去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世尊後執扇扇佛
爾時世尊知天授去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可詣羯蘭
鐸迦池近竹林所但是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阿
難陀奉佛教已卽便往詣竹林中隨近所有苾芻皆
令集在常食堂中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近竹林
中所有苾芻悉皆令集願佛知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音釋

擯必刃切斥昌石切羸力追切胞皮敎切謗補廣切

讞徒谷切恤辛事切氈徒協切悒於急切鐸怨而謗也

唐各驚疾僛切憚徒索切澀所立切啞子答切筆于鬼切

妊汝鵠切純徒渾切耄莫報切寒去乾切驃毘舌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四計字七千
六百五十五字
冬月金沙顯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之二

爾時薄伽梵詣常食堂於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
芻曰於此世間有五種師云何爲五如有一師戒實
不淨自言戒淨然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
告曰我之大師戒實不淨而自謂戒淨若其我等說
向餘人師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
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臥具湯
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

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一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實命不淨自言命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命實不淨自謂命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彼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二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智見不淨自言智見是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智見不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不閑授記

自言善閑授記如實了知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閑授記廣說如前此是第四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依止親近惡說法律自言所依之法是善說法律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是惡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五大師在世間住汝諸苾芻我所持戒清淨無過我今自謂持戒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一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住淨命我今自謂活命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二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智見淨廣說如前此是

第三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善開授記如實了知
廣說如前此是第四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之所
依善說法律我今自謂善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
五我住世間諸苾芻我今苦言慙慙告汝汝等應可
至心奉行猶如陶師燒坏器時同爇薪火好者成就
惡者破壞汝等宜當善順我言無貽後悔爾時天授
命四伴曰汝等四人今應共我破彼沙門喬答摩和
合僧伽并破法輪我沒代後獲於善名稱聲滿十方
作如是說沙門喬答摩現在世間然而提婆達多有
大威勢共孤迦里迦塞荼達驪羯吒謨洛迦底灑三

沒達羅達多破彼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時孤迦里迦
告天授曰我今與汝不辦斯事何以故然薄伽梵聲
聞弟子有大威力天眼明徹鑒察他心其事雖遠而
能遙見彼身在近人不見知我等所爲彼皆預了是
時天授告其伴曰仁等宜應共設方便友人報曰方
便云何天授報曰我今詣彼耆年宿德諸上座處當
以種種上妙資具供給所須不令闕乏少年苾芻亦
與供給令生歡喜或以衣鉢鉢袋腰條教其讀誦作
意相應友人報曰斯好方便是時天授廣爲矯誑欲
破僧伽諸大苾芻覺知天授所爲進趣欲破僧伽以

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輪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宜應別諫天授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敎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時諸苾芻奉佛敎已尋卽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敎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

事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具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我等爲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敷坐具次鳴犍椎應先言曰後總集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

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若諸

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事者默然若不忍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僧伽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卽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提婆達多有同伴四人共相隨順說破僧事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

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是作汝孤迦里迦塞茶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汝等共爲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事莫問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

方爲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而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堅執而住汝莫愛樂破和合僧當樂和合僧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可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奉教而作卽以別諫諫彼四人作如是說汝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莫共爲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勿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論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

律
卷之十一
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
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
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汝莫愛樂破僧事
當樂和合僧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
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應
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彼助伴
人不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
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
我等爲作別諫之時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無心棄
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

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
流類同前集衆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蹉茶達驃羯吒謨洛迦底
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
事堅執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
時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
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
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
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爲作別諫別諫之時彼於
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實爾餘皆虛妄若僧

律
時到僧許可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
汝孤迦里迦等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
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
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大德彼苾芻所有言說若
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
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
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者而彼苾芻於
非法律堅執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樂
破僧事當樂和合僧應共僧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
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壽

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曰如是次作羯磨准
白應爲諸苾芻旣奉教已白言如是言我等當諫卽
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
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
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棄
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
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
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沙
門喬答摩與我授記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共伴四
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

輪有大勢力卽告孤迦里迦等汝等當知沙門喬答
摩與我授記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
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
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爾時
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
提婆達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
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實爾爾時世尊告提婆
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應爲非出家人
之所作事世尊如是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
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興方便欲破和合僧於破僧事堅執不捨
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具壽莫欲破和合僧堅執而
住具壽應與衆僧和合共住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
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具壽汝可捨
破僧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
三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
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若更有餘如是流類言和
合者謂是一味僧伽者謂是如來聲聞之衆欲破者
謂欲爲二分方便者欲爲進趣勸作諍事堅執而住

者謂提婆達多勸伴四人爲鬪諍事攝受而住諸苾芻者謂此諸人彼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言者謂是別諫如教廣說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三諫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者事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方便欲破僧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麤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麤罪作初番了時亦得麤罪若第二番了時亦得麤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法而衆和合若作如法而衆不和合若作似法而衆和合

若作似法而衆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秉法並皆無犯時彼苾芻若於座上告大衆言大德我苾芻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說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說悔已來若復共餘苾芻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又無犯者初造過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隨順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一
爾時世尊卽於本座爲諸聲聞弟子欲制破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卽便問孤迦里迦

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破僧
方便勸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爲伴順邪違正告諸
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
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方
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不彼白佛言實爾
世尊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爲
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廣
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一若二若多與彼苾芻共爲伴黨順邪

違正隨順而住時此苾芻語諸苾芻言大德莫共彼
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彼苾芻是順法律
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諸苾芻應
語此苾芻言具壽莫作是說彼苾芻是順法律依法
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
非順法律不依法律語言皆虛妄汝莫樂破僧當樂
和合僧應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
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具壽可捨破僧惡見
順邪違正勸作諍事堅執而住諸苾芻如是諫時捨
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誥令捨

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一二多者謂孤迦里迦等
一二人已去名之爲多順邪違正者共彼爲伴順其
邪見違失正理諸苾芻者謂在此法中若好若惡者
勿教提婆達多令其行善遮止其惡何以故彼是知
法律人有所言說皆是隨順大師教法廣說乃至堅
執而住皆是別諫之辭若不捨者僧應三諫廣說如
上作羯磨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助伴苾芻知
彼苾芻欲破和合僧廣說如前作惡方便共彼爲伴
順邪違正_正得惡作餘有犯相如前破僧處廣說應

知

汗家學處第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枳吒山有三苾
芻一名阿濕薄迦二名補捺伐素三名半豆盧咽得
迦作汗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掉舉倡逸
摩打其身同一牀坐共一盤食同觴飲酒或自採華
教人採華或自結髮教人結髮歌舞伎樂見他戲笑
以物與之或高抄衣跳身返躑或爲象叫或作馬鳴
或爲牛吼或作孔雀聲或爲鸚鳥鳴或拍水作聲爲
諸戲笑或作所餘唱伎之具共彼女人作非威儀造

律

本卷第一分卷第二分卷第三分卷第四分卷第五

十二

學五

律

本卷第一分卷第二分卷第三分卷第四分卷第五

十二

學五

諸過失時枳吒山有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見爲惡
行生不信心起諸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不能以
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爾時具壽阿難陀於迦尸國
人間遊行次至枳吒山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枳
吒山聚落而行乞食空鉢而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
是時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
民豐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豐樂何意乞食迥
無施者空鉢而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豈非於此有
佛弟子於巷陌中罵詈女人共身相觸由此因緣遂
令我今乞食不得時枳吒山諸婆羅門居士有五百

人於常聚處有事須集時阿難陀往常集處告諸人
曰仁等知不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民豐樂乞食易
得今者此山同前豐樂何故乞食迥無施者空鉢而
入還空鉢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時此會中有鄔波
索迦名曰水羅卽便前執阿難陀手共向一邊而曰
言大德知不此枳吒山有苾芻名阿濕薄迦補捺伐
素作汙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廣說如前
乃至造諸過失令起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不能
以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若其尊者因至佛所願以
此事具白世尊是時尊者聞是語已默然許之時卽

波索迦知彼尊者默然許已卽便請曰唯願大德至
我家中受一微供時具壽阿難陀默然受之時鄔波
索迦卽將詣舍安置勝座奉妙飲食令其飽足時具
壽阿難陀食已洗鉢還來就座時鄔波索迦便敷單
座於尊者前聽說法要時尊者阿難陀爲鄔波索迦
種種說法示教讚喜辭別而去時具壽阿難陀還至
住處囑授僧常牀褥等已執持衣鉢行詣室羅伐城
旣至彼已洗手濯足往給園中安置衣鉢詣世尊所
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具以鄔波索迦所陳之事而白
世尊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共老宿苾芻

六十許人往枳吒山與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作驅遣
羯磨應如是作欲至彼山可於路次一處而住應差
詰問苾芻若無五德卽不應差設差應捨何謂爲五
謂有愛患怖癡於詰不詰不能解了若有五德此卽
合差差不應捨何謂爲五謂無愛患怖癡於詰不詰
善能解了如是應差如常集僧已應先問彼汝某甲
苾芻能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不彼答
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大德僧伽聽此
詰問苾芻某甲樂欲往彼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
捺伐素苾芻若僧伽時到僧許可僧今差某甲苾芻

爲詰問人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
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詰問苾芻某甲往
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今差此詰
問苾芻某甲此苾芻某甲往枳吒山當詰問阿濕薄
迦補捺伐素苾芻若諸具壽許詰問苾芻某甲往枳
吒山當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者默然若不
許者說僧今差詰問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濕
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已許差詰問苾芻某甲竟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諸苾芻我今當說詰問苾芻
所有行法其詰問苾芻往枳吒山數座鳴椎如常集

僧應詰問彼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若不肯集由其傲
慢不敬衆故卽應與作驅遣羯磨彼若來集者其詰
罪人應問容許若不許者與作驅遣羯磨若許問者
應當詰問若云我不見罪便是慢衆卽應與作驅遣
羯磨若言見罪者僧伽卽應與作驅遣羯磨如我所
說詰問苾芻所有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具壽
阿難陀并諸耆宿苾芻聞佛教已奉辭而去於其中
路差詰問苾芻時枳吒山有半豆盧咽得迦苾芻等
是彼阿濕薄迦等惡行同伴彼聞具壽阿難陀并諸
耆宿苾芻欲來至此與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便

作是念但是彼人身造惡行口陳惡說我等皆作當
知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大德苾芻來至於此與阿
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已尋爲我等亦作驅遣我等
宜應往室羅伐城詣世尊所及苾芻衆請乞懺摩復
更議曰我等去時諸大德等於路相見必先爲我等
作捨置羯磨後當爲彼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我
等宜應別設方便冀免其難可預作衣幘所有利養
並共平分聽聲而住若諸大德大門入時我等卽從
小門而出咸然此說未久之間具壽阿難陀并諸大
德至枳吒山來詣住處從大門入時黃赤等苾芻從

後門出急趣長途詣室羅伐城禮佛足已詣諸苾芻
所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入說悔應合責心悔者
皆自責心旣除罪已共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衆僧
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時詰問苾芻於枳吒山住
處敷座鳴椎集大眾已時詰問苾芻問阿濕薄迦等
容許之事旣容許已問罪虛實彼便答言所問我罪
其事皆實是時大眾卽便與作驅遣羯磨其羯磨文
准事應作作羯磨已時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並循
來路還室羅伐城時阿濕薄迦等苾芻作如是念仁
等當知於地倒者還從地起我應宜往室羅伐城詣

世尊所求哀容恕及苾芻僧伽時阿濕薄迦等至夜過已明日晨朝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還來本處食事既了囑授房舍及餘臥具便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既至住處時諸舊住者宿苾芻皆不共語及黃赤等苾芻亦不共語時阿濕薄迦即便問曰具壽耆宿大德容可不言仁等於我因何不語我等身造惡行口說惡言仁等皆悉不同作耶何故今時不共言說彼便答曰事雖實爾然我至此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者皆已責心既除罪已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衆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不復更

與行惡行人言談聚集時阿濕薄迦等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作如是語諸大德等有愛有怖有癡有如是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而問之曰爾於何人說有愛怖癡阿濕薄迦曰謂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往枳吒山與我等作驅遣羯磨而於其中有不驅者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嫌責阿濕薄迦等曰云何汝等知諸大德往枳吒山如法驅擯而故說彼有愛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可別諫阿濕薄迦等苾芻若更有餘如

是流類應如是諫汝阿濕薄迦補捺伐素知諸大德
往枳吒山如法驅擯莫故說彼有愛悲怖癡有如是
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然具壽等行惡行汙他
家衆皆聞見衆共了知汝等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
芻聞佛教已奉持而去一一具說如佛所教乃至汝
等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其阿濕薄迦
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如我等言其事實爾餘皆虛
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已
作別諫其阿濕薄迦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云我
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可白

四羯磨諫彼二人若更有餘如斯流類如是應諫敷
座鳴椎如常集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其
羯磨文往事應作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作諫
彼二人當諫之時而彼二人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
云我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我等以白四法諫阿濕薄迦等然彼諫時不受諫
語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爾時世尊以
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
利爲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於村落城邑住汙他家行惡行汙他

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諸苾芻應語彼
苾芻言具壽汝等汗他家行惡行汗他家亦衆見聞
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汝等可去不應住此彼苾芻
語諸苾芻言大德有愛悲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
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語彼苾芻言具壽莫作是
語諸大德有愛悲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
不驅者何以故諸苾芻無愛悲怖癡汝等汗他家行
惡行汗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具壽
汝等應捨愛悲等言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
捨者應可再三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

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衆多苾芻者謂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乃至多人
於聚落中者謂枳吒山汗他家者有二因緣而汗他
家云何爲二一謂共住二謂受用何謂共住謂與女
人同一牀坐同一盤食同觴飲酒何謂受用謂同受
用樹葉華果及齒木等行惡行者謂行麤重罪惡之
法家者謂婆羅門居士等舍見謂眼識聞謂耳識知
謂餘識諸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應語彼苾芻者謂別
諫之詞如前廣說若別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諸苾
芻應再三諫誨以白四法亦廣如前僧伽伐尸沙者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行 卷之七 有部昆奈耶卷第十五 學五

亦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知彼如法爲作
驅擯羯磨而後說言有愛恚等皆得惡作苾芻別諫
之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得宰吐羅底也餘並同前

破僧處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卷第十五

音釋

坏仄杯切未 爇燒也 條土刀切編 半豆盧咽得

迦梵語也此云黃 掉徒弔切 躑直炙切 詰

去吉切 慥房玉切

懺摩言懺摩者此方正譯當乞容恕容忍收謝義

大小咸同此說若悔罪者本云阿鉢底提舍那阿
鉢底是罪提舍那是說應云說罪云懺悔者懺是
西音悔是東語不當請
恕復非說罪誠無由致



小府 鄒嚴寺殿石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小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卷第十五計字七千
九百九十二個銀三兩三錢七分一厘
歲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待

松本藩士右衛門尉野島

大

學五

Blank area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red seal at the bottom righ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red seal at the bottom right.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カノサ